

中流出。半月餘動相不生，可惜不遇大手眼尊宿，不合向這裡坐住。謂之見地不脫，礙正知見，每於睡著時打作兩橛。公案有義路者則理會得，如銀山鐵壁者卻又不會。雖在無準先師會下多年，入室陞座，無一語打著心下事。經教語錄上亦無一語可解。此病如是礙在胸中者十年，一日在天目佛殿上行，抬眼見一株古柏，觸目省發，向來所得境界礙膺之物撲然而散，如閭室中出在白日。從此不疑生，不疑死，不疑佛，不疑祖，始得見徑山老人立地處，好與三十拄杖。

天目高峯妙禪師示眾

此事只要當人的有切心，纔有切心，真疑便起，疑來疑去，不疑自疑，從朝至暮，黏頭綴尾，打成一片，撼亦不動，趁亦不去，昭昭靈靈，常現在前，此便是得力時也。更須確其正念，慎無二心，至於行不知行，坐不知坐，寒熱饑渴，悉皆不知，此境界現前，即是到家消息。也巴得搆，也撮得著，只待時刻而已。卻不得見怎麼說，起一念精進心求之，又不得將心待之，又不得縱之

棄之。但自堅凝正念，以悟為則。當此之時，有八萬四千魔軍在汝六根門頭伺候，一切奇異善惡等事隨汝心現，汝若瞥起毫釐著心，便墮他圈續，被他作主，受他指揮，口說魔法，身行魔事，般若正因，從茲永絕，菩提種子不復生芽。但莫起心，如箇守屍鬼子，守來守去，疑團子欻然爆地一聲，管取驚天動地。

某甲十五出家，二十更衣，入淨慈，立三年死限學禪。初參斷橋和尚，令參生從何來，死從何去？意分兩路，心不歸一。後見雪巖和尚，教看無字。又令每日上來一轉，如人行路，日日要見工程。因見說得有序，後竟不問做處，一入門，便問：誰與你拖這死屍來？聲未絕，便打出。次後徑山歸堂，夢中忽憶萬法歸一，一歸何處？自此疑情頓發，直得東西不辨，南北不分。第六日，隨眾閣上諷經，抬頭忽睹五祖演和尚真贊末兩句云：百年三萬六千朝，返覆元來是這漢；日前拖死屍句子驀然打破，直得魂飛膽喪，絕後再甦，何啻放下百二十斤擔子。其時正二十四歲，滿三年限。次後被問日間浩浩作得主麼？答曰作得。又問，睡夢中作得主麼？答云作得。又問，正睡著無夢時，主在何處？於此無言可對，無理可伸。和尚囑云，從今不要你學佛學法，窮古窮今，只饑

來喫飯，困來打眠，纔眠覺來，抖擻精神，我這一覺，主人公畢竟在甚麼處安身立命？自誓拌一生做箇癡獸漢，定要見這一著子明白。經及五年，一日睡覺，正疑此事，忽同宿道友推枕头落地作聲，驀然打破疑團，如在網羅中跳出，所有佛祖諍訛公案，古今差別因緣，無不了了。自此安邦定國，天下太平，一念無為，十方坐斷。

評曰：前示眾做工夫一段至為切要，學者宜書諸紳。其自敘中所云饑來喫飯困來打眠，是發明以後事，莫錯會好。

鐵山瓊禪師普說

山僧十三歲知有佛法，十八出家，二十二為僧。先到石霜，記得祥菴主教時時觀見鼻頭白，遂得清淨。後有僧自雪巖來，寫得巖坐禪箴看，我做工夫卻不曾從這裡過，因到雪巖。依彼所說做工夫，單提無字，至第四夜，通身汗流，十分清爽，繼得歸堂，不與人說話，專一坐禪。後見妙高峯，教十二時中莫令有間，四更起來，便摸索話頭頓在面前，略覺困睡，便起身下地，也是話頭，